

臭豆腐及其他

任溶溶

臭豆腐

在上海，臭豆腐是我喜欢的零食，广东是没有臭豆腐的。每天下午臭豆腐担子就在大街小巷叫卖，现炸现卖。甚至深夜还能听到臭豆腐的叫卖声，那是供应夜宵麻将的人吃宵夜。

几十年前，有一次我陪陈伯吹和何公超两位前辈去平湖体验生活。下午两位老人在旅馆二楼写文章，我听到街上叫卖臭豆腐，就下楼买些上来给两位老人家当点心。他们吃得很高兴。

译文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周晔同志是鲁迅先生的侄女，周建人先生的女儿，她特别爱吃臭豆腐，会请厨房替她买些臭豆腐带回家。食堂中饭供应臭豆腐，但那不是炸的，是蒸的。这也是大家喜欢的菜。

我家是广东人，从没有臭豆腐这个小菜。我吃臭豆腐就靠卖臭豆腐的担子和食堂的臭豆腐了。

好久没吃到臭豆腐，但不久前我家附近开了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店。这家店供应各地的臭豆腐，倒让我吃到各地不同的臭豆腐。这也让我想起我曾到湖南出差，当地人人民出版社请我吃饭，地点在毛主席称赞过的“火宫殿”。湖南朋友请我在那里吃饭，那一桌菜实在丰盛，还有用湘莲做的莲子羹。吃到最后，就上该店最有名的压轴大菜：臭豆腐。可是同桌的湖南朋友没有一个人动筷吃臭豆腐，只有我为了尝一下有名的湖南臭豆腐吃了一点。臭豆腐就是臭豆腐，没什么特别的，不过也确实不错。

回头再说我家附近那臭豆腐店，我请孩子买回上海臭豆腐试试，实在与心目中的臭豆腐不同，没那么好吃。也许是我久不吃臭豆腐，把上海过去的臭豆腐想得美极了。

两家德兴馆

上海有两家著名的德兴馆。一家是德兴面馆，一家是德兴饭馆。

德兴面馆在福建路北京路口。我在译文出版社工作期间，每天坐电车到德兴面馆附近的车站下车，进面馆吃碗大肉面，然后去出版社。我是广东人，虽说食在广州，但吃面却是上海呱呱叫，广州绝对比不上。上海吃面一大碗，面好，汤汁好。德兴面馆曾规定在八点钟前供应老人光面，即阳春面，面虽然是光的，没有浇头，但汤汁那么好，面就够好吃的了。这种好事不知德兴面馆现在还保持否？德兴面馆下面条的当时是一位女同志，身手不凡，看了也赏心悦目。一位女服务员跟我很熟，她后来离开，据说自己做老板去了。传言德兴面馆所在地要拆，于是在广东路新开了一家德兴面馆。我多年不出门了，老的德兴面馆还在吗？

德兴饭馆在南市。解放前我第一次去德兴饭馆，它在一条大弄堂里，房子古色古香，完全是《点石斋画报》画的样子。解放后它搬到了人民路码头附近。

德兴饭馆最有名的是虾子大乌参。如只为了果腹，我就只点一个扣三丝。这是典型的本帮菜。有一次朋友从广州来，我就请他到德兴馆吃饭，叫了扣三

丝。没想到汤有一大碗，三丝只有一小碗，扣在汤里，小碗拿掉，要吃三丝有如海里捞针，很出洋相。但愿这个菜德兴饭馆后来改进了。

开始改革时，上海几家有名饭店曾在福建路一家饭店内联合展销，我点了德兴馆的虾子大乌参。厨师特地出来看看谁吃八块钱这么贵的一个名菜。原来他是德兴饭馆大厨的儿子，大厨的接班人，一位小伙子。我说你的手艺不错，精益求精，把令尊的手艺继承下去。他很高兴。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，这位年轻厨师也该老了，带出不少徒弟了吧？

四大公司的饭店

过去上海南京路的四大公司都附设饭店，全是很出名的饭店。永安公司的饭店叫大东酒家，先施公司除一家东亚饭店卖西菜外，还有东亚又一楼酒家，新新公司的饭店叫新都饭店，大新公司的饭店叫五层楼酒家。这些酒家都卖粤菜。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还附设旅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很小的时候，还是妈妈抱着，到大东旅馆一个房间，让大东酒家送来一桌菜。我还捣蛋，尿湿了妈妈的衣服呢。

抗战期间我从广州回上海“孤岛”，常跟大人到大东酒家饮茶，永安公司的职工闲着也到这里饮茶聊天。东亚又一楼我去得也很多，我去饮茶，和朋友在这里见面谈工作。

说到大新公司的五层楼酒家，有一件事我忘不了。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时，金圆券贬值，店家都不肯把货物卖出换回金圆券，可将经国强行推行金圆券。有一天晚上我和怀孕的妻子到五层楼吃饭，出来时经过电马厅，即今天的人民广场，那里有电光新闻广播，一下子播出取消金圆券限价，路人都欢腾起来。为了让妻子生孩子后有补品，我还请同学徐洵在苏州买了一只火腿，现在金圆券限价取消，那就什么都能买到了。当天晚上我的孩子就诞生，即第三个孩子荣强，这一天是1948年11月1日。

至于新都饭店，有一件难忘的事。我的同学卢克绪被国民党拘捕，营救出来后来我在新都饭店请他吃饭庆祝，他带来了一位狱中认识的朋友，这人就是贾植芳同志，我因此与贾植芳同志相识，日后成为好友。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杨华生表演节目。他每天在这里表演几场节目，表演完后，他还在舞池上跟姑娘们跳舞。他是直到后来去剧场演出《活菩萨》后才大红大紫起来的。

洪长兴和快刀刘

解放前国民党发金圆券，不久金圆券就贬值，但国民党又不许涨价，货物一定要出售，许多店家无法开办下去，就把店中的生财交给伙计，让他们去自谋生路。当时洪长兴也就把一些生财给大厨快刀刘。快刀刘在天蟾舞台后面摆了个涮羊肉摊，我几乎天天去光顾。一个大众锅，一个顾客一格，边涮羊肉边聊天，真是快事。其时我又在学北京话，想取法乎上，可能得乎中，普通话说得再好一些。大概我北京话学得不错，涮羊肉摊的伙计把我看作同乡，招待得特别好。

我在那里涮羊肉，见天蟾舞台的后台不断有人捧小火锅进去，可见天蟾舞台的后台演员们也在吃涮羊肉。捧小火锅进后台的人我熟悉，是位跑龙套的。

快刀刘一直在摊上切羊肉，一片片羊肉薄薄的，手法实在好。解放后快刀刘进了天蟾舞台对门的清真食堂。清真食堂门前还有大幅招贴，说快刀刘在此主厨。我以后就到清真食堂吃涮羊肉。我在那里还有位好朋友，他原先是洪长兴的伙计，胡琴拉得好。我们很谈得来。他跟京戏演员很熟，因为京戏演员来上海演出，总要到洪长兴吃饭。据说当初开办洪长兴的老板就是马连良的亲戚。有一次我在洪长兴看到了一位演员，店里招呼得很周到，这演员我不认识。我就问我那位朋友，他告诉我，这位演员就是奚啸伯啊。我很少看奚派戏，所以不熟悉。

对歌迷来说，维罗纳意味着什么，那还用说吗？2013年秋天，我去意大利旅游，其中一站到维罗纳，尽管那时夏季歌剧节已经结束，但在维罗纳著名的圆形露天剧场（又称维罗纳竞技场）外，仍有意大利人身穿《阿伊达》剧中男女主角拉达梅斯和阿伊达的戏服，招呼游客与他们合影，堪称独特一景。到维罗纳看一场露天歌剧，一直是我的梦想之一，尽管我收有不少这个剧场演出的DVD，但“百闻不如一见”，身临其境还是有很大的诱惑力。再说我们中国指挥家许忠现任维罗纳夏季歌剧节的首席指挥，因此对维罗纳更多了一份亲切感。

今年7月下旬，在第95届维罗纳夏季歌剧节举办期间，我们一行歌剧爱好者再次来到维罗纳。维罗纳本来就是旅游城市，又逢夏季歌剧节，热门旅游景点人群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，气温也高。露天剧场外的广场上，各餐饮处坐满了游客和歌剧爱好者。用过餐，天色渐暗后，当我走进这座古罗马时期的宏伟建筑，手抚千年石壁，感叹历史沧桑，穿过幽暗过道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哦，巨型的露天剧场，一览无余入眼，顿觉激情满怀，梦想成真！来一次维罗纳不容易，我们订购的是内场票，几乎是最高价位，正对舞台，离乐池十排左右。

今本《西游记》是根据此前的杂剧、平话等改编而成，有不少情节作了较大的改动，甚至是改定者的原创，猪八戒的故事便是较典型的一例。在先前流传的故事中，猪八戒的老婆名唤裴海棠，而并不是高翠兰，八戒也没有进庄当招女婿而成婚，那位裴小姐是他骗来的。原来，裴海棠自幼许配给朱太公之子为妻，后来朱家因一场大火“烧了家缘家计，如今穷了”，裴太公就想毁约。裴海棠不忘旧约，“夜夜焚香祷告，愿与朱郎相见”，她还派丫鬟梅香暗通书信，约朱生前来后花园相见。不料朱生“胆小不敢去”，结果是自号黑风大王的八戒得知消息后，“化做朱郎，去赴期约”，还自赞自叹道：“对着月色，照着水影，是一表好人物。”八戒将裴海棠骗去黑风洞，临行前还关照梅香：“多娘问时，便说我和小娘子去来”；裴海棠也走得心安理得：“俺爹便知道呵，也不妨，元定下的夫妻怎断？”裴海棠失踪后，裴太公误以为朱生拐骗了他女儿，便去朱家问罪，朱太公则认为“那老子必定将我媳妇儿嫁与别人了”，还使出这伎俩“梅这一桩事”。两家闹得不可开交，八戒却在旁独自乐：“他两家打官司。打不干不干我事，每夜快活受用。”

上述故事为元代杂剧吴昌龄的《二郎收猪八戒》与杨景贤的《西游记》所载，其实类似的情节在其他作品中也可以读到。冯梦龙的《喻世明言》卷二《陈御史巧勘金钗钿》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，虽然情节铺叙要丰满得多，后半段的重点是巡按江西的御史陈谦如何破案，但前半段故事梗概却与杂剧一致，只不过裴海棠与朱生换成了顾阿秀与鲁学曾，八戒的角色由鲁学曾的表兄梁尚宾充任。冯梦龙的《喻世明言》主要改编自宋元话本，吴昌龄与杨景贤的作品也沿用此情节，似说明这一套路的故事在当时还较流行。这则故事在杂剧里的延伸是裴海棠托孙悟空传书父

母，并告诉他，猪八戒“诸佛不怕，只怕二郎细犬”，即今本《西游记》中的哮天犬。最后是八戒被降服，裴海棠被解救回家。降服八戒，使之成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的徒弟，这一情节为《西游记》改定者保留，但化身朱生、拐骗裴海棠的故事则舍弃不用，而是改为让猪八戒进高老庄去当招女婿。

八戒进庄之前，《西游记》改定者还让他先实习了一回，这见诸第八回八戒向观音的自我介绍：“山中有一洞，叫做云栈洞。洞里原有个卵二姐，他见我有些武艺，招我做家长，又唤做‘倒踏门’。不上一二年，他死了，将一洞的家当，尽归我受用。”后来听说高家“要招个女婿，指望他与我同家过活，做个养老女婿，撑门抵户，做活当差”，转身便又入赘高老庄了。初进高家时，八戒表现挺不错，“耕田耙地，不用牛具；收割田禾，不用刀杖”，“房舍若嫌矮，起上二三层。地下不扫扫一扫，阴沟不通通一通”，总之家长里短诸般事，他都无所不能，故而丈人给其考语为“勤谨”。为了顺利应聘，八戒开始时使了些法术，看上去“模样儿倒也精致”，后来又有一溜鬃毛的真面目。高老丈不乐意了，以名声不好，“动不动着人就说，高家招了一个妖怪女婿”为理由提出退婚。八戒当然要生气：“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，搬砖运瓦，筑土打墙，

谁让八戒进了高老庄

陈大康

耕田耙地，种麦插秧，创家立业”，高家人“身上穿的锦，戴的金，四时有花果享用，八节有蔬菜烹煎”，都是老猪的功劳，怎能产业挣下了就要辞退走人？八戒前三年是干活巴结的招女婿，但面对退婚要求时，他立即展示出强势：“转把女儿关在他后宅，将有半年，再不放出与家人相见。”在这点上，高老丈是有点理亏，难怪后来孙悟空也要看个：“他与你干了许多好事。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资，皆是他之力。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，问你法他怎的？”连唐僧也认为高老丈不应嫌弃八戒食肠大：“只因他做得，所以吃得。”

八戒进高老庄的故事全为《西游记》改定者所添加，而在她笔下，被添加了招女婿身份的并不止八戒一人。在杂剧中，关于唐僧父亲陈光蕊婚姻的介绍只是简单的一句话：“妻殷氏，乃大将殷开山之女。”在《西游记》中，这句话却敷衍出一段故事：陈光蕊因高中状元跨马游街三日，游到丞相相小娘殷温娇的绣球打中乌纱帽，于是“十数个婢妾走下楼来，把光蕊乌纱帽挽住，迎状元入府成婚”。按照礼法，他该禀报母亲后再正式成婚，不该如此速配，可是陈光蕊婚后带了妻子回乡时才向母亲解释：“蒙丞相即将小姐招孩儿为婿。”尽管这是官宦人家的婚事，但到女家当女婿这一本质要素却是毫无差异。

唐僧是陈光蕊的儿子，他的前生金蝉子已犯过错误，如来说法时居然打起了瞌睡。孔子发现宰予上课时睡觉，说了句“朽木不可雕也”也就罢了，狱中却要严厉得多，他将金蝉子定性为“轻慢佛法”，罚下凡经受磨难，西行路上“遇妖精就捆，逢魔头就吊”，再加上父亲陈光蕊当过招女婿，唐僧也就身负原罪，佛界需要安排重点考验科目。取经队伍齐全后的第一场考验，便是观音邀集黎山老母、普贤与文殊变成母女四人，以财、色为诱，要招唐僧师徒为婿。总算还好，只有八戒动了凡心，受到惩罚。万一心挑选的取经班底一夜间变成“招女婿”团队，真不知观音有什么后备措施。

唐僧通过了考验，但佛界还是不大放心，于是西梁女国、蝎子精、老鼠精、杏仙等一个个接踵而来，或以王位相诱，或以吊打相逼，总之要唐僧当招女婿，就连白骨精也要对唐僧说些“将奴招了一个女婿”之类的话，即使快到西天时，天竺国还有个“抛绣球，撞天婚招驸马”的设局在等他呢。唐僧因此回忆起父亲的往事：“我俗家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姻缘，结了夫妇。”这一触景生情大概会使唐僧心惊不定，唐僧是否想重走父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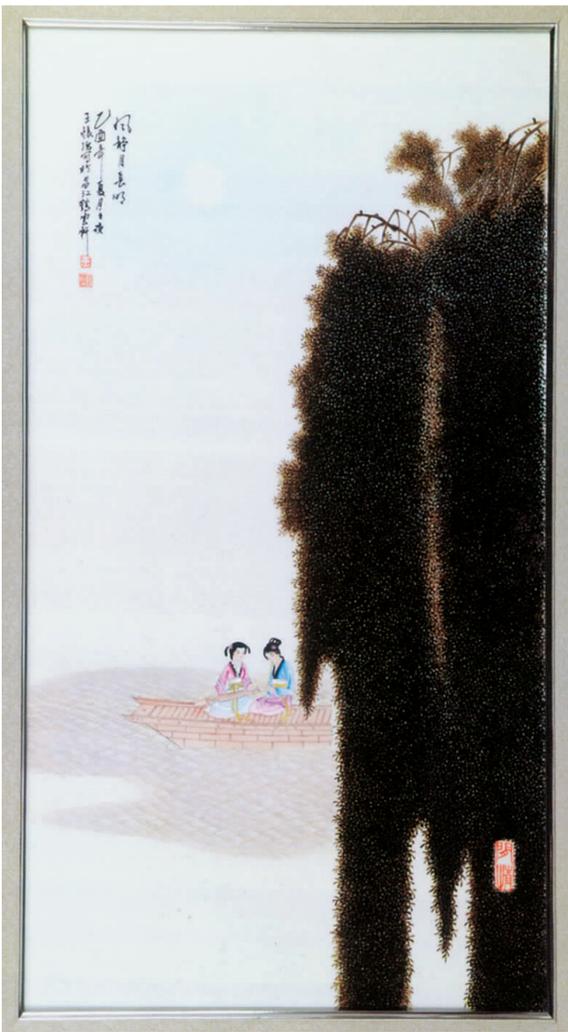
之路？孙悟空也认为师父“似有慕古之意”。不过，唐僧还是经受住了考验，反倒是八戒出了洋相，他跌脚捶胸道：“你不阻我啊，我狂奔彩楼之下，一绣球打着老猪，那公主招了我，却不美哉，妙哉！”但八戒毕竟不在这次考验计划内，他受罚一路上有言论而无实际行动，佛祖懒得再与他计较，何况那副担子还得靠他挑到西天哩。

孙悟空对观音的不断设局考验颇为不满，曾在背后骂她“该他一世无夫”，即招不到女婿。其实，所谓观音设局，都是出于《西游记》改定者的安排，他增添的招女婿故事并不止这些，他还描写过被玉面公主“招赘为夫”的牛魔王与到碧波潭当招女婿的九头虫。“招女婿”是入赘的俗称，《西游记》里又称之为“倒踏门”，指男子就婚于女家并成为女方家庭成员，其出现原因是女方需要劳力和养老交代，男子则因家贫无力娶妻。在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、以《西游记》故事为题材的元杂剧以及《西游记平话》残本中，并无有关招女婿的描写，而今本《西游记》中，这类故事却是一个接一个，有些雷同程度还相当高，足见那位改定者的执着。他如何如此地念兹在兹？现在对这位改定者还是一无所知，这个问题自然无法回答，唯一可知道的，是他描写那些招女婿故事时的揶揄、调侃、讥笑乃至挖苦，语气则是轻慢与不恭敬，恰与社会上对招女婿歧视性的舆论相一致。这一连串的故事与描写笔法，使认定吴承恩为《西游记》作者的说法变得有点悬，因为对他来说，招女婿实在是个太敏感且不可触及的话题。

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就是一个招女婿。吴锐的父亲与祖父都当过教官，可是由于贫穷，这位儒家子弟却读不起书，直到二十岁时当了徐家的招女婿，经济状况才明显改观。吴承恩曾撰写《先府君墓志铭》追悼父亲吴锐，其中写道：“弱冠，婚于徐氏。徐氏世卖采菱文毅，先君遂染徐氏业，坐肆中。”经济状况改变是因为“染徐氏业”，“婚于徐氏”则是当招女婿的委婉表述。这篇《先府君墓志铭》不大被人引用，提及吴锐的婚姻，有人甚至写为“吴锐娶徐氏”，即抹去了吴锐当招女婿的事实，但吴承恩的心酸记忆却不会因此而抹去。父亲做了招女婿，一个业儒世家的子弟同时也成了商人，在尊卑秩序为士农工商的社会里，他从最高层跌落到最底层，而价值观又不能与其他商人合一。在四十余年的光景里，吴锐一直遭到歧视与嘲讽，这还波及幼小的吴承恩，使他“志嗜不食饮”。吴承恩考取秀才后，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。后来，吴承恩受到淮南知府葛木的赏识，吴锐七十岁时，葛木还邀请他参加乡饮，这可是莫大的荣誉。吴承恩的奋斗目标之一，是博取功名，为父亲获得朝廷的封诰，一洗往年的屈辱。可是吴锐没能等到这一天，实际上吴承恩也始终蹭蹭仕途，难怪他提起此事便要伤心地连呼：“天乎，痛何言哉！天乎，痛何言哉！”父亲心酸屈辱的招女婿经历，是吴承恩难以排解的心中之痛，如果是他改定了《西游记》，会设计出这许多招女婿情节，并轻慢地讥笑与挖苦吗？

最后还得回到本文开始时的问

题：究竟是谁让八戒进了高老庄？现在的回答只能是不知，但对照书中的描写按常理判断，这个人应该不是吴承恩。



风静月长明（瓷画） 王怀志

笔会

谈艺录

维罗纳，维罗纳！

任海杰

演出是在晚上九点开始。演出前有一位身着戏服者上台敲锣，第一次，敲一下；间隔几分钟，上台敲两下；再间隔几分钟，上台敲三下——演出正式开始。

我们欣赏了两场歌剧，第一场是普契尼的《蝴蝶夫人》，由 Jader Bignamini 指挥，导演即是大名鼎鼎的弗朗哥·泽菲雷利（Franco Zeffirelli），他是玛莉亚·卡拉斯时代的骨灰级元老，现在将近一百岁了。这场歌剧的场景是实景制作，已上演多年。在维罗纳这样的巨型露天舞台，实景制作还是有一定优势的，泽菲雷利深谙此道，场景设计得有宽度，有深度，整体感好。最令我惊喜的是男女主角，饰演女主角的是乌克兰女高音 Oksana Dyka，形象娇美，唱功出色，演活了这么一个深情、悲情的巧巧桑。看资料得知，这位出生于1978年的女高音风华正茂，近年来不仅在维罗纳大红大紫，也是其他著名歌剧院的上宾。饰演平

克尔顿的是意大利著名男高音 Marcello Giordani，我2014年曾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观赏过他饰演普契尼《托斯卡》中的画家卡拉瓦多西。让我有些诧异的是，他此番在维罗纳露天剧场的表现，无论是音色、音质，还是力度和稳定，居然胜过了维也纳的室内剧场——须知，在露天剧场演唱的难度，远远超过室内剧场。也许，他当晚的状态特别好，那真是我们的幸运了。最令我陶醉的是第二幕第一场结束前那段著名的哼唱（合唱），此时夜色朦胧，灯光朦胧，浩瀚夜空，满天繁星，幽幽伤感的哼唱仿佛从舞台后面的地底下丝丝缕缕地袅袅升腾，弥漫、升腾、弥漫……感人肺腑，催人泪下。这是我此生听到的最动人心弦的哼唱，为了这一刻，我从上海赶到意大利维罗纳，也值了！

第二天观赏的是维罗纳歌剧节的招牌剧目——威尔第《阿伊达》。也许这部歌剧的传统制作演得太多了，此番

的《阿伊达》是部新潮制作，将剧中的原始风情和场景现代化机械化了，最为典型的是第三幕凯旋的“大进行曲”，全部是机械模拟的各类动物上场，甚至摩托车、电瓶车之类的也招摇过市，驰骋舞台。舞台两侧高耸着两个钻井台，也许是暗示剧中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是为了争夺石油？到维罗纳来观剧的除了歌剧爱好者，不少是游客，他们对歌剧新制作不大感兴趣，现场观众的人数明显少于《蝴蝶夫人》。不过，主要演员还是蛮出彩的，饰演阿伊达的是俄罗斯戏剧女高音 Irina Churilova，她曾获2013年多明戈国际声乐比赛大奖，嗓音洪亮宽阔，音域全面，只是稍逊韵味。饰演拉达梅斯的是意大利裔的乌拉圭男高音 Carlo Ventre，演唱结实有力，字正腔圆，一曲《圣约的阿伊达》唱得声情并茂，干净利落，堪称完美。

维罗纳露天剧场的声效独一无二，这么大的场地（可以容纳一万多观众），居然不用电声扩音，全凭人的真

嗓子，堪称一大奇观！

在维罗纳，除了圆形露天剧场，值得去的还有维罗纳歌剧院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每年有一个特展（今年是一个画展），还有两个常规模——位于博物馆顶层的“维罗纳歌剧节百年舞美设计展”和位于底层以及古堡地基的“维罗纳歌剧节历史影像展”。常规展中的“舞美设计展”陈列了维罗纳歌剧节一百多年来有代表性的舞美设计，从中可以看出一百多年来歌剧舞美设计理念的演变。有一个视听室与之配合，循环播放维罗纳歌剧节经典的演出场景和片段。底层以及古堡地基的“维罗纳歌剧节历史影像展”，主要是一些歌剧明星、指挥、导演、舞美等的图片，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多明戈、努奇等，还有刚刚在圆形露天剧场饰演《蝴蝶夫人》中的巧巧桑的乌克兰女高音 Oksana Dyka。当然，更让我们亲切的是，中国女高音和慧，也有数张剧照陈列其中。在参观底层古堡地基的展品时，我看到了许多古罗马时代的石基、柱子，心里感到好奇。原来，这个维罗纳歌剧院博物馆曾是一座私人住宅，主人是一位歌剧爱好者，在当地颇有名望。他把住宅捐献给市政府，要求办一个歌剧院博物馆，得到政府的支持。参观完后，看见大门入口处有一座捐献者的铜像，我向他致以深深的敬意。



“文汇报” 微信二维码